

在哲學探究的道路上

何建興*



個人以哲學研究為終身職志，自大學起也都就讀哲學系。只是，在臺灣的哲學研究者中，我是相當邊緣化的；一方面，長年蟄居宗教系所，另一方面，專長領域是主流哲學外圍的佛教哲學與印度哲學。無論如何，在此談談我的學思歷程，希望對年輕學者有些啟發作用。

約十八、九歲時，開始對哲學產生研究興趣。當年，讀到現代新儒家熊十力的這段文字，特別感到我心躍然：

如趨向哲學，則終身在學問思索中，不顧所學之切於實用與否。荒山敝榻，終歲孜孜。人或見為無用，而不知其精力之綿延於無極，其思想之探蹟索遠，致廣大，盡精微，灼然洞然於萬物之理。吾生之真，而體之踐之，充實以不疑者，真大宇之明星也。

*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



回首往昔，覺得自己之研究哲學，冥冥中似有必然之數。印度的聖雄甘地宣稱，「真理就是神 (Truth is God)」。可以說，哲學與宗教不無相似地關切終極真理的探尋。在宗教處，終極真理已為教主或聖典所揭示，宗教人常只需要了解、信受這真理，然後依教奉行。相對地，哲學家需要略無依傍地探尋真理，還可能有迷途失道之虞。宗教是既濟的，哲學是未濟的，而我們欣然於後者無止境的探索歷程。

年輕時喜歡幻想，幻想自己未來成為創格的哲學家。隨著智識的增長，才清楚體認到自身資質的莫大限制。不過，類似的夢想總是好事，驅使我們不受人惑地獨立思考、獨立求解。學生時期，對我最有思想啟蒙之功的兩位老師——研究莊子的國際學者吳光明教授以及碩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Arindam Chakrabarti 教授，都曾跟他人說我是 creative。哲學本來就與創造性密切相關。當今國內的教育學術環境易使學人安於速成，無暇向深邃、創新處開發。只能提醒自己，不要忘懷探尋真實理地的哲學初衷。

年輕時的幻想，還包括自不量力地想要兼容並治中國、印度與西方三大哲學傳統。由於臺灣向不重視印度哲學，臺大畢業前乃想要先專研此學。當初的想法以為，實際去天竺之國「取經」，更能掌握印度哲學的精髓，加上葉阿月教授的鼓勵等因素，遂決定負笈印度，最後在德里大學度過攻苦食淡的七年歲月。九〇年代印度社會的物質與衛生條件尚差，偃仰其間，偶有「形骸久已化，心在復何言」之感。印度哲學主要是印度教與佛教哲學。大學時期已接觸一些佛教經論，或許是先入為主觀念使然，我雖非佛教徒，卻很自然地較認同印度佛教而非印度教的哲學見地，使佛教哲學日後成為個人最核心的學術專長。附帶地，年輕時的幻想早已煙散，我卻對比較哲學一直有著相當程度的研究興趣。

留印期間，主要聚焦印度知識論與語言哲學，特別是佛教的量論或知識學。多少依循印度哲學家 B. K. Matilal 以及我指導老師的研究取徑，也涉獵了英美分析哲學，以致爾後的研究習於採取哲學分析法。熊十力嘗言：「東方高文典冊，皆萬理昭晰，歸之渾括」，以學者必須有深厚的生命涵養，才能同典冊義理兩相湊泊。我則曲解之為：傳統東方思想典籍的研究，有待藉哲學分析，以揭顯渾括文句背後的昭晰萬理。當然，由於東、西方思惟的根本差

異，以西方理論或名相硬套在東方思想之上，總不免誤導多於啟迪。

學成返臺後，旋至南華大學任教。隨後的學術研究，不可不提國科會或科技部的經費補助。不消說，研究計畫的申請，有幸與不幸，不能盡如人意。我不擬在此說明應該如何申請計畫，畢竟，自身的學術養成訓練才是重點。學問需要沉潛。特別在碩博士階段，要能長年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所學，以為來日的學術研究奠定基礎，也宜勇於挑戰重要但艱難的論文主題。「仁者先難而後獲」，學生時期越經歷一番研究煎熬者，其學術之路將會走的越遠。在計畫的申請上，我相當幸運。這使我能前往日本與香港，向當地的傑出佛教學者請益，也受邀參與林正弘教授主持的年輕學者培育計畫，以及鄭凱元教授主持的「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」整合型計畫。此外，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系和中研院中國文哲所，從事各約半年的短期訪問研究。在此，最要感謝的就屬政大哲學系的林鎮國教授。2007 至 2013 年間，他主持了「佛教知識論」與「六一七世紀漢語文化圈的印度佛教思潮」兩項人才培育計畫，邀請諸多國際佛教學者來臺交流訪問，也塑造了哲學學門領導國際研究團隊的模範。躬逢其盛，讓身在東亞叢爾小島、甚至南部嘉義偏鄉的我，常能親炙頂尖的國際學者，給心智帶來不少的刺激與啟發。

這些年，由於對中國哲學的興趣，我的研究觸角轉向漢傳佛教哲學，特別是中國中觀以及禪宗思想。我認為，現今的哲學研究可略分為三個層次。第一義的哲學研究，原創地探究宇宙人生的「原本真理」，成功的研究者名留哲學史冊。第二義的哲學研究，包括透過重構、比較、融會等方式，顯示某些傳統思想的現代似真性，甚至以之消解當代的哲學難題。第三義的哲學研究則是哲學史的研究，關切的是「書本真理」的問題，雖說也談這真理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。第一義的研究太難了，非哲學天才無以克竟其功。第三義的研究有其價值，但不免有失哲學的真諦。私意以為，臺灣的中國哲學學界，需要多朝第二義的研究開發。

一如其他學科，哲學探究的道路是艱辛的。「山上有峰雲幾重，波間無路道縱橫」。所謂「學術攻頂」，殊非易事。在山腰下的我們可能只見雲霧，不見峰頂，也可能為湖水阻隔前路。不過，能投身自己喜愛的研究是幸福的；研究如有進展，也令人自得其樂。換個方式看問題，無路的波間也可以是鳥



道縱橫。最後，當代新儒家唐君毅曾寫道：「自強不息，是一永遠創造，永不感有所蓄積之態度」。這是著名的「求知若飢，虛心若愚」座右銘的哲學進階版。在此與年輕的哲學同好共勉之！